



沂水之滨，一代代古人类繁衍生息，上演着未曾断绝的生命史诗。他们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，被岁月风沙埋藏在地底，形成以跋山遗址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。近年来，随着跋山遗址群的发掘，海岱地区十万年来 的历史脉络得以清晰再现，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不攻自破。22日，“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终评结果揭晓，跋山遗址群入选“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跋山遗址群是如何被发现发掘的？发掘中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？这一遗址在考古学上的意义究竟有多重要？记者就此采访了项目发掘领队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罡。

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

泄洪带来的重要发现

跋山遗址群是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，它的发现纯属偶然。

2020年7月，临沂市沂水县河奎村笼罩在一片迷蒙的雨雾之中。接连十余日的大雨，使得村庄附近的沂河水位陡涨，跋山水库遂开闸泄洪。湍急的流水冲刷着河岸，裹挟泥沙奔涌而下。那时人们不会想见，埋藏在地底的古生物化石竟会因此“重见天日”，并成为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的“引子”。

“有人在跋山水库发现了动物化石，应该是被水冲出来的。你快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旧石器时代的东西。”8月20日，李罡接到了院长孙波的电话。三天后，他驱车前往跋山水库，仔细翻看起现场人员采集到的石英。“这几件石英有加工的痕迹，应当属于人工制品。”李罡不由欣喜。举目四望，他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，很可能正是古沂河的阶地——或许这里真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！

李罡将情况上报后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，对裸露出来的动物化石进行了紧急加固和清理。2021年4月中旬，随着汛期的迫近，考古队开展对跋山遗址的抢救性挖掘工作。尽管前一年曾在此处发现石英制品与动物化石，遗址的文化堆积状况依然难测。幸运的是，跋山遗址是一座“货真价实”的史前文化“富矿”：堆积近8米的残存剖面，共划分出14个文化层，当年发掘面积55平方米，揭露文化层8个，人类活动面1个，出土、采集各类锤击、砸击石核、盘状石核及各类石片，石球、石钻、刮削器、砍砸器等工具以及动物化石五千余件。

连续的文化层位意味着完整的文化序列，数量繁多的“文化标本”则蕴藏着古人类的“生存密码”，跋山遗址意义重大，在考古学界引起高度关注。2022年起，跋山遗址的发掘由抢救性转为主动性，考古队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下探，到2023年底，终于将所有文化层面揭露无遗。与此同时，考古队逐步扩大观察视野，又相

继发现了水门遗址、葛庄遗址、沂河头遗址与水泉峪遗址，它们与跋山遗址互为补足，揭示出距今10万—2万年的地层剖面，展现了鲁中南乃至山东地区晚期更新世人类的连续发展历史进程。
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看到的是发掘出来的一堆堆的石头、骨头，一点都不起眼，可是在考古学家眼中，却可以通过这些出土物破解远古时期人类留下的信息密码。“在还不存在语言的遥远年代，有一群古人类游荡在沂水之畔，凭借狩猎动物与采集植物为生。他们已经拥有了制造与使用工具的智慧，还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掌握了更加先进的石器技术。数万年光阴流转，地球气候几度巨变，古人类始终在此处繁衍生息……”李罡说，他们正是借助跋山遗址群的珍贵“矿藏”，寻觅远古人类的踪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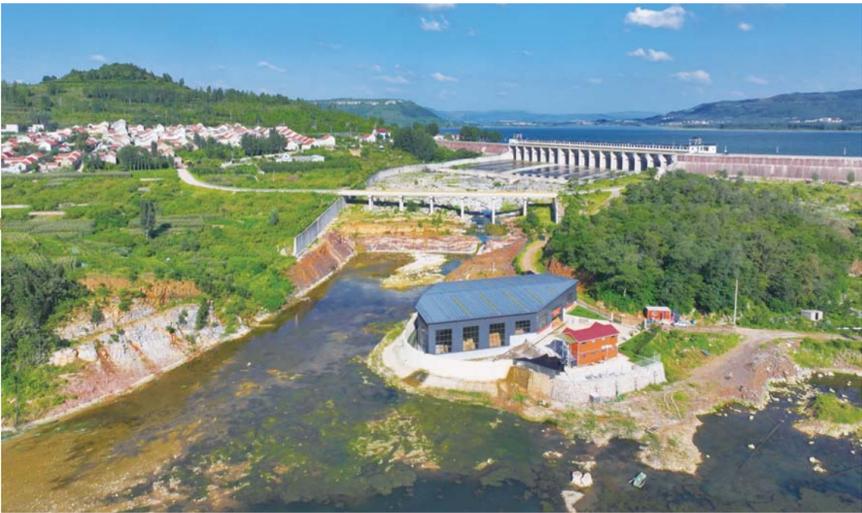
发现“象牙质铲形器”

李罡到底挖到了什么宝贝呢？

“别看跋山遗址的发掘过程还算顺畅，其实对我们搞旧石器的人来说，挖出些‘宝贝’特别难。”李罡自2010年起便在山东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，十余年间曾听闻无数考古“线索”，可它们大多只是一个“一抬即灭”的“线头”，跋山遗址算是个“例外”。

2021年5月12日——李罡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那个特殊的日子——那天，他与一件稀世“宝物”相遇了。“当时，考古队员正在清理探沟2的下文化层，他们大声地喊我。我过去一看，这一文化层中赫然出现了一个象的门齿和一段臼齿。”李罡回忆说。这根长约半米的门齿体量硕大，较粗的一端断面直径达15厘米，看起来平齐而规整，就像经过打磨和抛光一样；在显微镜下观察，断面上的划痕排列呈现出一定的规律。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是人类使用过的工具。

“一开始，我们把它叫作象牙铲，倾向于它是古人类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。”李罡说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象牙铲的称呼并不严谨。因此，又称之为“象牙制铲形器”，意为古人类拿了象的门齿，把它制造成了器具。然而，李罡和团队并未找到相关加工工具，故把“象牙制铲形器”改称为“象



跋山遗址地貌航拍图

入选“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这里是“象”往之地

牙质铲形器”。

测年结果显示，“象牙质铲形器”的年代不晚于距今9.9万年。在成为古人类的器具之前，这根门齿属于一头成年古菱齿象。这种体重可达10—15吨的史前巨兽，生活在距今20万—1万年的晚期更新世，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象种类。如此庞然大物，古人类是如何将其猎杀的呢？

“在清理动物化石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八具象的下颌骨，其中有两具属于成年象，而这两头成年象的骨骼，要比幼年象的保存得完好很多。此外，我们还在发掘时发现了一块较为集中的黑土，这种土壤在地质学上称为‘沉积’，在沉积相上则属于沼泽相。”李罡解释说。在他看来，这些“蛛丝马迹”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。

静默地躺在地底的动物化石与石制品，犹如一幅远古时期的图画，在人们面前缓缓铺展：距今约10万年前，温暖宜人的山东之地，林木茂密、水泽丰沛，是古人类与古菱齿象、犀牛、原始牛、普氏野马等史前动物的共同家园。而那时，跋山遗址还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小型湖泊，是他们时常光顾的饮水之处。有时，一些年老体弱的哺乳动物不慎陷入泥沼，难以抽离，古人类便一拥而上，借机大快朵颐。或许是为了彰显族群的力量，他们连巨型动物的骨骼也没有“浪费”，而是将其保留下来并加以利用。

李罡称，古人类对巨型动物

骨骼加以利用的行为，以及巨型动物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场面，此前在国内并没有发现过。

这一重大发现，直接导致了发掘计划的转变。“参照往年的情况，沂河在7月初就会进入汛期，如果不抢在这之前完成发掘，跋山遗址便有可能被白白冲毁，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。”李罡回忆说，“所以，起初我们打算以两三个月的时间贯通地层，为了抢抓工期，大家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。”

然而，随着象牙质铲形器豁然露，略显粗放的抢救性发掘，显然已不适用于如此珍贵的遗址。沂水县政府与文化和旅游局高度重视遗址的保护工作，用一个月时间建起一条长90米、高5米的围堰，将跋山遗址彻底封护起来。尽管当年雨水比较丰沛，但遗址没有受到分毫破坏。2021年10月28日，跋山遗址入选“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”名录，发掘计划也转为主动性发掘。这意味着考古队拥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进行“精耕细作”，从而系统、全面地收集跋山遗址的考古信息。

我们的祖先哪里来

连续三年的发掘，收获颇丰。跋山遗址群目前共出土及采集标本5万余件。其中跋山遗址出土标本2.6万件，包括石制品16000余件、动物骨骼10000余件；水泉峪遗址出土石制品4171件。发掘带



水泉峪遗址出土的船形石核。



象牙质铲形器出土时的情形。 本版图片均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

跋山遗址群凭什么？十万年人类家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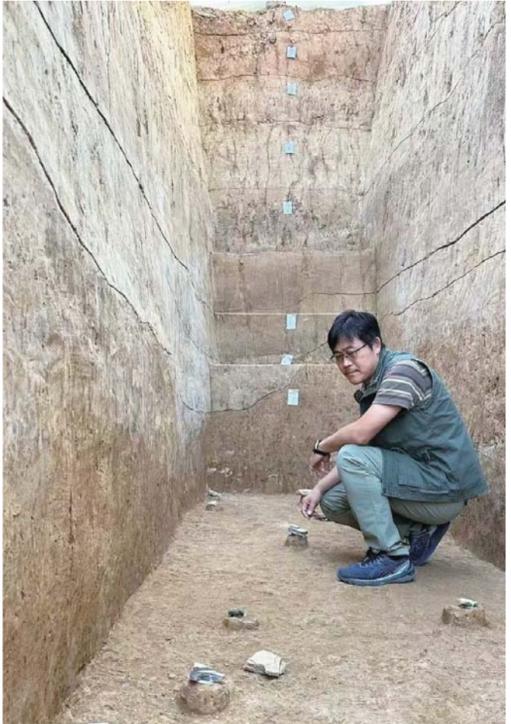
头遗址(2023年发现)等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数十处遗存，则犹如点点繁星，将古人类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照耀得愈加清晰明朗。

“如此完整、连续的地层剖面，在山东及周边地区非常罕见。”李罡说，“从时间角度来说，跋山遗址使用简单石核-石片技术的文化特点，可上溯至早、中更新世华北地区广泛流行的石核-石片石器技术传统；水泉峪遗址的船形细石核技术，又为凤凰岭文化、扁扁洞遗址所“继承”，而从空间角度来说，跋山遗址群揭示了晚更新世华北，华中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一致性，展现出中华大地多元一体、长期发展的“文化基因”。

跋山遗址群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为探讨现代人起源，即我们直系祖先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。李罡介绍说，之前人类“非洲起源学说”是学界主流意见，该学说认为现代人起源于20万-15万年前的非洲，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，6万年到达东亚并完全替代了当地土著人群，之所以完全替代是因为东亚原始居民没有度过距今7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的严酷环境。而从跋山遗址出土的考古学材料来看，第二期文化，也就是距今6万到7.5万年的地层中出土的遗物更密集，展现出比距今10万年的第一期文化更加繁荣的文化发展态势，这就直接否认了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，清楚展示出山东地区乃至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。

当然，这只是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获材料的推测，要想找到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直接证据，就需要找到古人类的化石。这有可能在跋山遗址群找到吗？“我满怀希望。”李罡说。

如今，围绕跋山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已进入第四个头，今年考古调查范围继续扩大，发掘面积也拓展到了200平方米。李罡等人还将在这片熟悉又充满未知的土地上继续“耕耘”，他们期待着崭新的发现，以更好地回答“我从哪里来”。



李罡在跋山遗址发掘中。



考古人员在整理出土文物。

22日上午，当跋山遗址群成功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消息传来时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也松了口气，很快，微信、电话等各种祝贺不断涌来。沂水跋山遗址群是继滕州岗上遗址、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之后，山东考古连续三年获“十大”殊荣。跋山遗址群为何能在激烈的“厮杀”中脱颖而出？山东考古为啥连续三年能够夺“宝”而归？孙波院长接受了记者采访，讲述山东考古走进春天里的奥秘。

记者 杜春娜 李文璇

“跋山”成功源于坚持

在此次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，沂水跋山遗址群是唯一入选的旧石器考古项目。“实际上，2023年的考古成果非常丰硕，都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。”孙波表示，沂水跋山遗址群能够在本次评选中胜出，也是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。

“我们对跋山遗址进行了长期的工作，从调查到发掘一直没有间断。同时，我们围绕跋山遗址对周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和发掘，形成了跋山遗址群的概念，覆盖了旧石器文化的中晚期。不仅在跋山遗址上，在水泉峪等遗址上，我们也建立了标准的地层剖面。”孙波表示，曾经难以归属的旧石器文化遗存，如今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年代坐标，并由此建立了山东地区旧石器中晚期十万年

以来的文化序列。除了能够建立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—1万年的考古文化序列外，跋山遗址群还有其他收获。“以象牙为代表的骨器制作，通常认为是现代人类的行为。”孙波介绍，跋山遗址在十多年前就出现了象牙质铲形器这种对骨器的加工，这对研究整个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“经过多年来的努力，跋山遗址群的工作算是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了，也基本达成了学术目的，下一步也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，更细致的梳理。”

谈及山东考古的未来，孙波信心十足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建立了一支以80后、90后为主的年轻学术骨干。“以这群年轻学术骨干为骨架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梯队。这个梯队围绕我们的学术重点，以团队制的形式进行研究。”孙波提到，像沂水跋山遗址群的项目领队李罡便是一位80后，

以他为首，围绕跋山遗址群，也就是山东旧石器的研究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团队。有了这批年轻人，再加上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，相信山东考古已经走在春天里。

“三连”源于“长期规划”从2021年的滕州岗上遗址，到2022年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，再到2023年的沂水跋山遗址群，对沂水跋山遗址群，对院

里主持发掘的项目能够连续三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，孙波告诉记者，这主要源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长期规划。“我们对山东的考古，包括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等几个阶段设定了一个长期的研

究规划，形成了几项科研重点。”

“科研重点之一便是对包括跋山遗址在内的旧石器考古的地层序列，形成一个山东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对比的学术坐标。”孙波介绍，他们还对比了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，进行重点研究。“这可以更好地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早作农业起源，以及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中，人类在文化上、行为方式上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。”

同时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重点对海岱地区文明化的进程开展研究。“滕州岗上遗址和焦家遗址曾入选过十大考古新发现，这也是为了搞清楚在海岱地区，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古代文化在向国家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各种变化。”另外，齐鲁考古学文化研究也是山东考古科研重点之一，旨在究明齐鲁文化的面貌、特点及其在中华传统塑造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。

未来要靠年轻人

山东考古之所以能取得丰硕成果，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因为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“地下有东西我们才能挖出来。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，我们只不过挖出来而已。”孙波说，对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而言，重点关注齐鲁考古文化研究责无旁贷。“地处齐鲁大地，要把这片土地弄明白。”

谈及山东考古的未来，孙波信心十足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建立了一支以80后、90后为主的年轻学术骨干。“以这群年轻学术骨干为骨架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梯队。这个梯队围绕我们的学术重点，以团队制的形式进行研究。”孙波提到，像沂水跋山遗址群的项目领队李罡便是一位80后，

以他为首，围绕跋山遗址群，也就是山东旧石器的研究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团队。有了这批年轻人，再加上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，相信山东考古已经走在春天里。

“三连”源于“长期规划”从2021年的滕州岗上遗址，到2022年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，再到2023年的沂水跋山遗址群，对沂水跋山遗址群，对院